

21 世纪年度散文选

2008

散文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21世纪年度散文选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/ 编选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08 散文/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选. —北京:
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09

(21 世纪年度散文选)

ISBN 978-7-02-007268-2

I . 2… II . 人… III 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 . I 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94601

责任编辑:张 晴 装帧设计:何 婷
责任校对:杨益民 责任印制:王景林

2008 散文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391 千字 开本 880×1160 毫米 1/32 印张 16.25 插页 2

2009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00

ISBN 978-7-02-007268-2

定价 27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出版说明

我社自一九八〇年起,曾经编选和出版过《1980—1984 年散文选》、《1985—1987 年散文选》、《1988—1990 年散文选》和《1991—1993 年散文选》,受到文学界和广大读者的好评。一九九四年后,这项工作一度中断。进入二十一世纪,散文创作仍然欣欣向荣、气象万千,成为文学园地一道亮丽的风景。为了及时总结年度散文创作的实绩,向读者集中推荐优秀的散文作品,进而为新世纪的文学积累做出我们的贡献,我社决定恢复年度散文的编选和出版工作。

恢复出版的散文年选总冠名为“21 世纪年度散文选”,每年编选一册。编选范围为当年全国各报刊上发表的散文作品,入选篇目以发表时间顺序排列。此项工作得到了许多著名文学评论家和编辑家的支持和帮助,并且提出了很好的编选意见,我们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,充分参考专家们的意见,严格进行编选。在此,谨向诸位专家深表谢忱。

我们希望读者通过这个选本,不仅能了解本年度散文创作的总体概貌,而且能集中欣赏和阅读这一年里出现的最优秀的散文作品。我们的努力是否达到了这样的效果,真诚地期望得到文学界和读者的批评和建议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目 录

小人物与大哲学	孙 郁(1)
作为一个作家,哪一个十年可以忽视	
——《典藏柏杨·小说》序	陈建功(10)
机器,机器	郑小琼(14)
拉萨黎明前的篝火	王宗仁(21)
谁在倾听	格 致(29)
路遥的生活观	刘元举(34)
我的茶生活	潘向黎(39)
童年莫扎特的一次邂逅	林 非(47)
关于诺贝尔奖情结	何兆武(55)
四十七士	张承志(58)
进城之后	
——赵树理的故事	李洁非(81)
沙发沙发,大巴大巴	张立勤(91)
怀念耿庸先生	林贤治(98)
在镇里飞	塞 壬(107)
天上的扎尕那	雷 达(117)
老好人	史铁生(128)
大地记忆	杜爱民(137)
愧对父亲	王兆胜(143)

墩玛扎村禁地	刘亮程(153)
巨人动手的能力	蒋子龙(162)
饥饿是所有人的耻辱	鲍尔吉·原野(166)
想你是舞蹈	素素(171)
遮蔽与记忆:赵一曼	耿立(177)
在台下张望和聆听	王尧(190)
每个女孩都是无泪天使	
——北川亲历	翟永明(201)
八盘磨	第广龙(206)
土改学——诉苦	叶匡政(217)
法律的开明诠释	傅剑仁(222)
蓝毛黄毛鹦格丽鹉	鲍尔金娜(227)
朱光潜与叶圣陶的长久相处	吴泰昌(235)
无限玄机	南帆(247)
一棵柳杉	筱敏(251)
南太行的乡村哲学	杨献平(255)
波伏瓦:不可没有,不可多有	李美皆(263)
中学物语	马小淘(270)
我从神的地方来	叶多多(276)
我的日常笔记	徐敬亚(289)
我们家的乡下男人	葛水平(299)
游民文化拉杂谈	邵燕祥(305)
二〇〇七年上课记	王小妮(311)
帝王好写诗	李国文(330)
微笑	燕燕(340)
吾师曹靖华	刘锡诚(346)
老拉萨历尽沧桑	马丽华(351)

震中访旧

——五月二十四至五月二十七日在陕西宁强、

青木川	叶广岑(355)
拒绝遗忘	王正儒(365)
四海之内	丹 晨(372)
我们街	何玉茹(375)
雕版上的德格	祝 勇(381)
水的南征北战	舒 婷(393)
奥林匹克的力量	杨 澜(397)
我的秦腔记忆	陈忠实(401)
冷冷的照耀	范晓波(407)
我在鲁迅外婆家	张守仁(415)
大海	石 厉(422)
难忘李士非	李木生(426)
小岗朝圣三编	陆天明(435)
雷电讼	石 英(442)
多福巷十六号	阎 纲(446)
良言美语	王充闾(454)
笛鸣香港	韩少功(466)
年年此夜	谢 冕(474)
世纪老人的十个瞬间	王岳川(478)
让未来照亮现实	徐 坤(486)
在青海,在茫拉河上游	梅 卓(491)
红松擎天	张抗抗(499)
宜兴有好女	韩小蕙(504)

小人物与大哲学

孙 郁

当代的学人，谈历史和诗文时，见识不俗的很多。但那些人里，有许多一涉猎现实的人和事，交白卷的也不计其数。鲜于识人，陋于记事，只是纸上谈兵，与活的人生是远的。张中行似乎是个例外，他的受人关注，是因为书本的见识与生活的见识都高，没有隔膜的地方，那在学林里是不多见的。较之于象牙塔里的柔弱书生，他的泥土气和布衣气，把不谙俚俗的迂腐驱走了。

我浏览张中行的著述，最佩服的是他那些对小人物的描述。读人深，又上升到哲学的高度，不仅得《世说新语》的妙处，超出了古人的感性的直观，庄子的玄学和康德的涵咏意味都出来了。从平凡的人那里，去捕捞人间的思想，并会心的一笑，就有苍冷的意想在，使人为之一振，原来事理竟在平凡的人与事间。过去，是没有谁做到此点的。他却在读人之中，轻便地将厚重的东西托出，一下子就把自己和众人的距离拉开了。

《负暄续话·张寿曾》里写的人物，很有庄子的寓意。一个精明、善良之人，在那样一个畸形的年代里，以大智若愚的样子，靠傻气躲过关节，在作者看来是不凡之举：

其实对任何事，他都能够明见底里，只是不说，至少由外貌看，还不关心，包括不动情。这用旧话说也许就是良贾深藏若虚，甚至大智若愚吧？这“若”还往深处发展，至少在一般人眼里，成为真虚，真愚。例如他在学校，同事和同学都把他看作不可理解的怪人：知识、教学没有问题；只是对人处事，总表现为神经不健全的样子。证据或来由，是对于有些刺激，他的反应总是不合常规。这刺激，主要是指稍有恶意的揶揄，他的回报不是发怒，而是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有时甚至自己也跳到身外，成为旁观的欣赏者。这样的反常，日久天长就使自己以外的人都认为，他却是有精神病，适于有闲情逸致的时候拿来做笑料。他的这种应世之道，是否经过深思熟虑，并且费了大力，连我也不清楚。但换得的报酬却是大的，就是历次运动，他都可以在画花鸟、睡大觉的闲适中过日子，因为没有人注意他，甚至没有人想到他。

接着，张中行发问道：这种生存理念是来于“性”还是“术”呢？他由此联想的东西很多，在思绪里都是涌动着哲人的情思。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，在他眼里却有大的内涵，生活的启迪要比书本的暗示更生动吧。每每与这样的人物相遇，他都要深思到远远的地方。考虑到人性与天意，技巧与天然等话题。在曲折含蓄的文本里，折射着无奈和慨叹。人在世间存活，要经历外力的考验，外力是逆人生者有之，顺人生者亦有之，非一两句话可以说清。在这样的时候，我就感到了他内心的岑寂。言语的内部流动的那些思想，其实是很深的。

对比他的同代人，在悟道的问题上，他是特别的。不去遥远的圣地取火，也没有耽于书本中。既非造一个新的幻影，醉心于宏大的叙事，也没有走复古的路。他一生是在很平常的环境里，做平常的事情，与平常的人接触，却悟出了诸多不平常的事理。

从琐碎和细小之中,能折射出奇的存在。一些些微的变化,就可能见出人的本质。我们看先秦的著作,许多思想都是战争与人事纠葛时所产生的。读人的快慰,有时胜于书本的,这是的确的。

人的精神的敏感与否,从小事里可以看出来的。在小人物的平常之中,能悟出道理,且直指心灵的本质,是张中行不凡的地方。他在和尚的慈善的目光里,发现了真与俗之辨,在乡民的衣食住行中,嗅出灵动的玄学气味。尤其善写失败者的心境,在凄楚的哀凉里,透出大的空幻,不是宗教的宗教,不是玄学的玄学。他的身上,泥土气和哲思气是交织的,两个本不相关的存在在此相关起来,让我们觉得很有意思。中国近代以来,学院气的文人和乡俗气的文人,是不大容易合流的。也是各自行路,互不相联。张中行却是个特别的存在,由乡下而城市,由学院而市井,几个世界的灵光都集于一身,把高悬的学问日常化,平民化,是对现代知识界的一个贡献。

宏大的道理,在自己的脚下,不在遥远的别地。这也是他给我们的启示。张中行的文字不是让人成圣,而是悟出如何做人的思想。中国知识阶层,是喜欢从外部获取精神之火的。这并没有错。问题是,他们往往忽略了回到自身,从自我的角度反观事理。张中行是既能从古人 and 洋人那里得到思想,又注重耕行的人。而生命的体验,对他的意义更重吧。他对人的心理变化的敏感,对小人物生死的慈悲,在我看来都是超常的。在诸多的随笔里,他平淡里却有轰鸣的存在,我们读那些书,心被无数可怜的人的悲欢所感染。有的并不神奇,都平常得很,可那里却有精神的河在流淌,让我们久久不能平静。从岁月的沧桑里,梳理出人世的明暗,在他看来是无奈的,可恰是这样的无奈,却让我们嗅出生命的本原,一些哲学的闪光就诞生于此。许多精心构造宏大的文化理论的人的雕饰与追求,在这位老人的文字的光

环下,不幸坍塌了。久在平常与苦难里浸泡的人,才能听见天籁,与神秘的一隅相逢,历史上这样的例子,实在太多了。

二

三十年代,左倾化在中国是个潮流。左的问题,不是个体的问题,乃社会阶级意识的产物。因为民众甚苦,又无路可走,只好造就一种力量,向着既定的目标走去。左派里的青年,大多是有良知的。有良知,就易冲动,宗教式的情绪出来,很能动人的。青年诗人在那时留下的文章,几乎没有谁考虑到己身的利益,忘我的求索,也有舍生取义的选择。悲凉之壮,即使今天看来,也不能不说是感人的。

较之于同代的左翼青年,他是考虑个体较多的人。似乎不愿从阶级的层面打量问题。人的存在虽是社会的产物,但作为生命,是从己身开始触摸世界的。人生而有欲,欲多不能实现,就有大苦,于是争、抢、夺等等。他多次谈到,儒家过于讲善的话题,不免空。为一个空的理想去拼命,还是解决不了人的个体欲望的问题。《顺生论·本性》云:

我觉得,荀子的看法比孟子高明得多,因为切合实际。善恶问题是谈人事,孟子却越过人而冥想天道,天何言哉,不过人的空想而已。荀子就不然,他从世间的凡人着眼,在《礼论》篇里说:“人生而有欲,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,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,争则乱,乱则穷”。荀子看到,欲望是人世间一个根本的力量,可是满足欲望的事物不是有求必应的,因而不免于争,就是说,率性而行,其结果是易于流为恶。这种看法,同近代西方的精神分析学派有相似之处,虽然未必尽是,律己论人,却是值得深思的。

从高的善良理念出发的人生追求易流入虚伪,而从凡人的苦乐出发理解万物,则趋于平常。后者的路,是他自己看好的,也应从此走向自我,不会成为非人的。许多年来,他看人看事,一不从道德上拘泥地议事,看重的是人性的美与欲的关系。二不从阶级的角度理解事物,而着眼于普通人的命运的思考。在这个广大的世界里,我们不知道的事物太多,只有己身切肤的体验才是最深的。个人的喜乐苦楚,能够知道一二,可阶级的整体面目,我们却知道得太少。所以张中行一生喜欢讲个体,谈凡人,却决不言圣道、民族主义、阶级学说。这一点和周作人极其相似,记得周氏在一篇文章里说,中国的有产者和无产者想的都是一个问题,即都是要升官发财。出语虽重,也不是没有切中要害的。而只有沉默的那些百姓,才过的是真的生活,人们日常里知道的、接近的恰是那里延伸的气息。有什么比这样的气息更真实呢?

凡人的苦乐,也是自己的苦乐。张中行的平民精神里,一直流淌着这些。他写过许许多多的小人物,描绘的那些社会底层的男女,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体。比如刘佛谛,那个憨厚老实的人,在他笔下是很感人的。在诸多的细节里,人的怎样善良,怎样温情,都表现得很美。每到周末,他们都见面,一起谈天,吃饭,讲一些各自以为有趣的事。在那样一个压抑的时代,他们彼此温存着,使可怜的心未因不幸而干枯,是大不易的。刘佛谛幽默,有学问,善调侃说话,是个乐天派,但对别人,向来善良,从不伤害对方。有善意,就是仁者,可是风暴来了,阶级斗争残酷,自己受不了,自尽了。此事对张中行的刺激是巨大的,一个乐天的人怎么能突然在厄运前挺不过去呢?看来理解一个人是很难很难的吧。他还写过刘舅爷这个人物,也很感人,那人自己并不识字,却善良得有些迂,可爱极了。不会言谈,对人却那么干净,没有杂色在,只是一介农夫,可心却是美的。在乡下,这样的人有

多少,我们难以统计,但在诗书无缘的人那里,却做出有学识的人做不出的事情,是人性的本原使然还是天启的结果,实在是难以理解的。张中行写的这两个人,都不能算一个阶级的,层次有别,却有很高的境界,几乎可登荣榜。但作者知道,是人性的美质造就了他们,流行的道德宣教几乎和他们是没有什么关系的。不论哪个阶层,人都有相同的东西。这在他看来,不能用利益集团的概念随便解释。靠着心的体味,他知道什么是属于自己的世界的真的感受的。

个体的存在,千差万别,是不能齐一的。张中行认为没有一种概念,可以涵盖所有的人的特征的。尊重别人,而又各有己见才是对的吧。晚年写的许多人物,有平常的,也有奇异的。尤其那些奇异的人,就让人觉出人性的复杂与深奥。比如邓含观的清远古怪,金禹民的深沉多才,都是难能复原的人物。这些活生生的人,才构成了人间的一部分。有时平淡的多于轰轰烈烈的,有时怪异者充塞着日常生活。没有可以划一的样子。所以,革命能改变世界是真的。但革命不能真的改变人性,也是真的。支撑着我们这个世界的,是一个个不能简单重复的个人。而相当长的时间里,我们的文化叙述里是缺少个人的。

在八十年代末,他的书被无数人所喜欢,原因简单得很,讲的都是活生生的有意味的人,说教气是没有的。重个人,就不向孟子的路走,合于天理,从普通的存在和普通的人生机遇里打捞历史的明暗,触角和态度都一反流行的东西,使我们知道了无数淹没了存在的苦乐悲欢。以往的许多文人从国家、圣人的高度泼墨为文,讲的是江山社稷。而到了他这里,都是平凡的人生,边缘者的苦梦。较之那些宏大的叙述,他和读者的距离近,因为那里的曲折隐秘的存在,与每个沉静的凡人有关,大家都在这个无奈的世间,而那些无奈的感受,不也正是世间的写真?

三

启功生前说张中行有哲学气味,那是对的。但对哲学,他只是好奇地去了解,是追问人生的难题,自己并未想做什么哲学家。而且他所思所想,均属人生哲学的东西,不是经院世界里的那一套。他的讲哲学,来自内心的惑,对己身,对世界,有无边的茫然。而且心里所苦的乃生命的不可预知,欲望的难以排遣。于是遇落叶而悲秋,见离散而落泪,看人亡而凄怆。人生要忍大苦,衔大哀,受大累。然而为什么?似乎不太好解。所谓悲观主义哲学从心涌来,也不是怪异的了。

我以为他是有大悲情的人,文字里不时散出其间的苦楚。从大的范围来说,他的苦,是不知人之外的宇宙何为,时间与空间的原态,生命的起源如何,世界是有目的的运转还是无目的的流动呢?不知就惑,苦从心来。此其一。在小的范围讲呢,是自己有欲,常常不得解脱,比如异性的爱,学术的渴求,都不能满足,于是恍惚、感伤,哀也走来,无法超脱。由此也推论,人生是有意义还是无意义呢?似乎没有什么意义,一切不过人定的原则,空无才是真的。想到此,惶惑更重,于是加重无法摆脱内心的苦。此其二。在多种疑惑里,他没有放弃求索的跋涉,靠思考换来片刻的欣慰,就这样一面疑惑着,一面思考着。我们说他的文字受到欢迎,是有哲思力量的缘故的。

这些体味,有的从书中来,罗素、康德、周作人给他相当大的启示。有的是从自己的身边刻骨的印记里来,渐渐转换成鲜活的思想。思考是愉快的,但当想到许多人间的图景不过空幻的时候,也不禁悲思涓涓,流在自己的世界里。我看他的文章,写到人生的无测,清贫之苦和劳累之苦,以及无数可怜而善良者的劫运,思绪是极为沉重而伤感的。

内心有悲悯,在他是对生命的有限和美的无限的反差的凝视。有一次,北大的一个叫孙以悌的学生突地跳海自尽了。那件事在他心里引起的波澜久久不散。多年后回忆此事依旧怅然不已。为什么呢?一是很有才,能写漂亮的文章;二是有很深的情怀在,对人对事,无私和忘我的。但就是这样的好人,却离世而去,他自己是久思不解的。于是慨叹命运的无常。在《银闸人物》里,他写两个奇异的老人,爱意深深。对生活在梦境里的有趣的人的感怀,那是颇有力量的。还有一个,就是对苦运里的人的关注,带有佛的觉态。《青龙湾》描绘的大姐,天生丽润,却没有好的生活,被一种魔鬼般的生活所折磨。作品对大姐的描述仅仅几笔,却让我们知道她的外表和内心是那么的美丽。乡野间纯粹的气息,几乎都笼于一身了。美却凋落,不得安稳的环境,是大的不幸。张氏写道:

人,即大姐方面,是天生丽质,而没有得到相应的境遇。就我习见的少女时期说,现在想,她处理生活的得体,恐怕是“良贾深藏若虚”。所藏什么?也许是“忍”吧。如果竟是这样,那就真如形容某些见于典籍的佳人所常说,性高于天,命薄于纸了。再说关于己的。也是现在回想。常见到她的时候,后期,她年方二八二九,我尚未成年,还不知道所谓爱情是怎么回事,可是她住东房,我从窗外过,常常想到室内,她活动的处所,觉得有些神秘。这种心情,可否说是一种朦胧的想望?如果也竟是这样,在我的生活经历中,她的地位就太重要了,《诗经》所谓“靡不有初”是也。无论如何,这总是朦胧的,过些时候就淡薄了。一晃到了七十年代初,我由于干校改造放还,根据永远正确的所谓政策,我要到无亲属的家乡去吃一日八两的口粮。第一次回去,人报废,无事可做,想以看久别的亲戚为遣,于是想起外祖家的大姐。她还健在吗?于是借一辆自行车代步,路也大变,问

人,寻新路往前。进村就找到,表兄和大姐都健在,在原宅院以西的小园盖了新房,在北房的西间招待我。大姐年近古稀,仍保留不少当年的风韵。谈起多年的生活,说还勉强,只是大跃进时期粮食不够,吃些乱七八糟的,胀肚。关心我,又不便深问,表现为无可奈何的样子。午后作别,她送我到村外。我上了车,走一段路,回头看,她还站在那里。就这样,我们见了最后一面。其后,依照又一次正确的政策,我回到北京,可是从另一个外祖家表弟口中,间或听到她的消息,都是不幸的。先是她的儿媳被一个半精神病人暗杀,事情就发生在她的宅院里。其后是表兄先她而去。再其后是不很久,她也下世了。其时是七十年代晚期,大概活了七十五六岁吧。年过古稀,不为不寿,可是我想到她的天赋,她的一生总不免于悲伤,秀才人情,勉强凑了一首七绝,词句是:“黄泉紫陌断肠兮,闻道佳城未做坟。宿草萋萋银钏冷,此生何处吊婴君?”算作我虽远离乡井,却没有忘掉她。

在他的一生里,这样的文字很多,感时伤世的地方随时可以看到。是什么勾起了精神之苦?那自然是命运和不可知的外力。美好的并不能永驻,且早早地凋零,和人的愿望很远。于是便陷于黑色的大泽,随不可预知的时光流动着。在读这样的文字时,我能嗅出的正是他哲人式的情感。敏感、忧郁、深切。从人生的细节里,透视历史的宿命。人来到世间,许多事自己是没法决定的,也不知命运的船如何潜行。在无目标的行驶里,毁灭的路随时见到,又无法绕过。在他的笔下,生之苦与毁灭,是一个感伤的话题。而且都是可怜的小民的天折,就不能不让我们想起“五四”文人的悲情的传统。他对于此,了解得比常人要深,那都是从己身得来的体味,我们是不能不佩服的。

（选自《随笔》2008年第1期）

作为一个作家,哪一个十年可以忽视

——《典藏柏杨·小说》序

陈建功

斗胆给柏杨先生的小说写序,是因为柏杨先生及其夫人张香华大姐的嘱托与鼓励。柏杨先生我神往久矣,以前一直不断读到他的杂文与说史著作,想见其为人,早已高山仰止,后来又多次承蒙他的关心和抬爱,然而至今未瞻道范。忽接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常雪莲女士手札,转告柏杨夫妇美意,说该社即将出版的《柏杨小说精选集》请我作序,冷汗当即冒将出来:小子何德何能,应承这等差事岂不自找附骥之议?几次欲连线台北,找香华大姐请辞,又自省接到这差事时,十分感动之余,内心深处还是有几分得意的。现在又“虚情假意”般谢绝,是不是有点“丑陋的中国人”的味道?呜呼,柏杨先生,一语成谶,真真让晚生我左右为难也。

“附骥”于柏杨,始于一九八四年。那年秋天我访美归来经香港小停,受到香港作家彦火(潘耀明)兄的接待。彦火请我回内地后,代为联系十位作家,编选各自的作品集,由他介绍在台湾出版。当时台湾还没有解除所谓的“戒严”,引入大陆作品是